



说文解艺

杜书瀛

文化艺术出版社

这本书是一位文艺学者之作，我以为，政界商界以至工程技术界的读者不必费神来读，而文化人中有时还读别人著作的朋友，写作人中还偶一涉足文学理论的朋友，大学文科于功课之外还有余裕的同学，高中以上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以及社会上喜爱广泛浏览的朋友们，是不妨一读的。

——邵燕祥

ISBN 7-5039-2757-7



9 787503 927577 >

ISBN 7-5039-2757-7/1-1253

定价：20.00元

座右鸣丛书



说文解艺

杜书瀛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文解艺/杜书瀛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5

(座右鸣丛书)

ISBN 7-5039-2757-7

I. 说… II. 杜… III. 文艺美学-文集

IV. 1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351 号

说文解艺 (座右鸣丛书)

著 者 杜书瀛

责任编辑 董 耘

责任校对 崔建文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封面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a.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57-7/I·125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邵燕祥

杜书瀛兄嘱序于我，我先看目录，很大一部分竟是我没有读过的，于是把书稿看了一遍，有些学理性强的文章还没消化，或还似懂非懂，但我觉得应该来写这篇小序。

书序可以有种种写法，有些著名的序言体文字，是就所序这一本书的中心内容或某一论点加以补充，生发开去，甚或是借题发挥，本身就形成一篇论文，限于学力，这是我做不到的。而人们近年常常批评一些人之写序，说有的是“友情出场”，有的是为了“促销”，有的通篇不过是些“感想”……总之应该列为写序之大忌的，——我现在要写的正不出这个范围。

我曾经给朋友的书写过序，例如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去年此书的增订版《反右派斗争始末》在香港出书，我又为港版写了一篇序。固然因为我有话要说，更因为朱正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和其间的甘苦，更因为要把这样的私人著述化为社会公众之所有，大非易事，所谓写作难，出版尤难。作为朋友，做不到两肋插刀，还不能摇旗呐喊一下吗！

我和老杜也是朋友，起先都是朋友的朋友，互相有所知闻，后

来有机会当面交流，彼此以为相知了，然而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空，一年顶多见一两回面，这样的交谊真可谓其淡如水了。能读到他的书，犹如晤面，娓娓谈来，平实如其人；比当面聆教所能涉及的反而更广更深。我想，不认识他的人，如果不是心浮气躁或偏爱花里胡哨的文风，也会把卷欣然的。

所谓促销，也就是做广告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怎么做不得？只要不是欺诈就行。书评本来分为各个层次，有学理性的评论，有即时性的新书评介，还有简介、简讯就更像软广告了；书序也当作如是观。

广告的本义是向消费者介绍产品。以这本书为例，作者老杜的后记就是产品说明，其实是可以置于卷首的；编者当然也要读书稿，似乎是最初的读者了，但编者参与“产品”的制作和包装，第一身份属于生产者一方；因此，我作为书稿的第一个读者，才是此书的第一个消费者，我的序可以说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帮助做广告吧。

但序言这种广告，是定向的，而非泛泛的；它不是登在书外，传媒或大街上，而是登在书内，这就规定了它“广而告之”的范围。不但不读书不买书的人十读不到这篇“广告”，即使读书也买书，但只爱读流行、时尚、武侠、言情的读者，走过这本书，也不会翻看。见到此书书名便放慢脚步，驻足浏览的，多数属于跟此书“对路”的读者，他们已经不会是盲从的买家了。其实，他们也不必看我这篇啰嗦的序文，翻翻目录就会引起阅读的兴趣。如果他们掏出自己的“带着体温”的钱买下这本书，有几分是缘于我说它可读，那么，我便与有荣焉，且深感欣慰，因为我的这份“广告”没有欺诈。

当然，这本书是一位文艺学学者之作，我以为，政界商界以至工程技术界的读者不必费神来读；而文化人中有时还读读别人著作的朋友，写作人中还偶一涉足文学理论的朋友，大学文科于功课之外还有余裕的同学，高中以上的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以及社会上喜爱广泛浏览的朋友们，是不妨一读的。它应有的读者面说窄也不窄，但说宽也不宽；因为它毕竟不是一般消闲文字，而是学者的学术随笔。

我是爱读学者的专门论文以外的文章的。我从小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尊敬有学问的人的情结，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我的文学启蒙时期，废名先生的《谈新诗》，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给我打开了眺望诗歌和美的窗口。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我又一次经历了新的启蒙，但主要不是去读中外“元典”，而得益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的启示最多，其中又往往不是他们大部头的系统的著作，而是散篇的或长或短的论述，有些也是学术随笔一类，惠我良多，我至今感谢这些学者。我想，在一般读者中，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少的。

前些年，我曾经在一篇小文里，呼吁学者们多写些学术随笔，我说，他们只要拿出些学术研究的“边角余料”就行了。现在看来，这样的说法不够全面，以此劝说学者们把心态放松则可，却不符合大多数学术随笔的实际。不必说从知堂、林语堂到金克木、张中行的随笔，包含大量的学术信息以至学术新见，绝非所谓“边角余料”可比；有些学者正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不是文章的价值小，而是篇幅不大，当然也有人写万儿八千字的“随笔”，但多数言之有物的学术随笔，仍然不失“随笔”这种体裁简练有趣的本色，因此格外得到一般读者的青睐。

这个“大手笔写小文章”，人们曾用以称某些专家学者写的“科普”一类作品，即以青少年和“圈外”一般读者为对象，普及自己专业的知识，不仅要精短，还得平易亲切。这方面，好像自然科学的学者做得多些。我们一谈“科普”，往往指的也只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而忘记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同样需要有普及性的读物，这方面的作品就更少了。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老杜这本书，其中若干篇章，能不能就算是文艺学的普及读物呢？

我最近读到一本建筑学家张钦楠教授写的《读史札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是他在古稀之年，摆脱了建筑专业的事务之后，潜心读史的札记，内容依次有关美、法、俄、中四国的革命史，一些国家的“改良”史，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历史与

“黑暗时期”，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反封建”，最后是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像读一些好随笔那样一气读完，受益不少。我以为这是一本由非（历史研究）专业人士写的普及历史常识的书，由于采取了随笔写法，能使读者的一次阅读达到褚钰泉先生主编过的一本书评期刊标榜的读书境界：“悦读。”当然，我体验的“悦读”之“悦”，不是简单的“喜悦”“愉悦”，也不单是轻松愉快，而是“豁然开朗”的意思，豁然以后或许倒会感到沉重也说不定，但比起糊涂到底，毕竟要好些吧。

许多学者都不是专业和论文规范所能束缚住的，他们于专业之余，于论文之外，依然不废写作，当然不限于学术随笔，还有散文、诗词、现代诗都有他们驰骋的踪迹。

学者也罢，作家、诗人也罢，要不断扩大写作和阅读的自由空间，不仅是职业习惯的要求，更可以说是由一切思想者、知识者的天性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愿与书瀛共勉。

2005年3月4日

目录

序 / (邵燕祥) / 1

文学不死 / 1

德里达、米勒：“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 1

黑格尔：“终结”不是“灭亡” / 5

文学受到威胁，但不该“终结” / 8

文学的人文价值与图像的局限性 / 10

并未“合一” / 14

生活艺术合一——我不同意 / 14

从根儿上说，艺术就是从它同生活的区别开始
产生的 / 17

将生活特异化，在艺术中具有普遍性 / 20

“成熟”时期的艺术，更是生活的特异化 / 23

后现代艺术：仍然符合“生活特异化”
的基本特征 / 26

侃全球化 / 31

马恩如是说 / 31

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 / 34

别丢掉民族性 / 38

漫议消闲 / 44

说消闲 / 44

“忙”和“闲” / 47

消闲文化 / 49

文化消闲 / 51

消闲与审美 / 54

闲话市场 / 59

市场经济：艰难的历史选择 / 59

市场经济：功耶？过耶？ / 61

市场经济对陈旧观念的冲击 / 63

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 / 65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 67

市场经济：利与欲 / 69

说二十年 / 72

拨乱反正，“正”在哪里？ / 72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 76

“方法论”热 / 81

内外之间 / 87

“内”与“外” / 87

“内转”启动 / 89

美学热 / 91

关注文体 / 93

文学叙事学 / 94

文学语言学 / 97

吃“里”扒“外” / 99

曾经扭曲的历史 / 102

钱谷融的功绩 / 103

一幕悲喜剧 / 106

文艺美学 / 109

中国学界拿给世界什么? / 109

“教父”之称 / 112

二十年的工作 / 115

百年反思 / 118

蜕变而成形 / 118

“五四”时期 / 122

巩固和深化 / 126

定格（定型） / 130

突破（“反叛”） / 132

政治文艺 / 135

向“工具论”发难 / 135

如何给文艺定性和定位 / 137

曲折历程 / 138

走到极端也就开始走向它的反面 / 139

简说学术 / 143

学 / 143

术 / 144

学术与学术范型 / 145

任公先生说学术 / 145

静安先生说学术 / 146

学术史·文艺学学术史 / 148

审美发生 / 150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审美活动

极其古老 / 150

审美产生、发展、存在之根据 / 154

美学的发生 / 157

审美生产 / 159

生产性的审美活动 / 159

审美价值生产的多样性 / 162

崇高型审美价值的生产 / 165

优美型审美价值的生产 / 170

悲剧 / 174

喜剧 / 179

审美消费 / 186

现实中审美价值的消费与艺术

中审美价值的消费 / 186

审美价值的消费与非审美价值的消费 / 187

审美价值的接受和实现 / 190

审美价值的评价 / 191

说文解艺 / 196

说“笑”——给你提出几个为什么 / 196

说“伪” / 200

“九五”絮语 / 205

访晋归来有感 / 209

生态技术美学 / 212

说“做学问” / 215

再说“做学问” / 219

话说“新启蒙” / 223

世纪之交：中国文论从哪里突破？ / 226

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 / 230

文学与道德 / 239

人道与天道 / 244

多面蔡仪 / 248

初次见到蔡仪先生 / 248

逍遥津公园的自述 / 250

追寻革命的血性汉子 / 255

乃“性情中人”也 / 258

我们的“纸条”导师 / 261

少见的工作狂人 / 263

小说家蔡仪 / 266

美学家蔡仪 / 269

一得之见 / 275

矿石与金子 / 275

伍重，何许人也？ / 277

读麦克卢汉札记 / 278

奇妙的塞伯空间 / 282

现代艺术的开始 / 284

大印象：“反正”·“反思”·

“反叛” / 286

青云谱记 / 290

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影 / 294

我的山东老乡张养浩 / 296

宇宙的年龄 / 297

永乐大典 / 299

数字与美 / 301

昭陵六骏 / 302

马镫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 / 304

后记 / 306

文学不死

德里达、米勒：“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目前的中国学界，关于文学会不会消亡的问题，正在热烈讨论。消亡不消亡，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话儿，以前没有。

大家知道，在当代中国，文学曾经有它非常“火”的年代。大家还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曾经接连不断引起“轰动”，为全社会所注目，似乎它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家成为时代的骄子。然而，曾几何时，文学头上的光环慢慢黯淡下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似乎打蔫儿了，作家成了“边缘化”的人物，失去了昔日站在社会舞台中央的英雄光彩。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更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命题传到中国来：“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将要终结”。比较集中和明确地传达这个讯息的是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2000年金秋，他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

引起了与会者不小的震动和争论，鄙人有幸在场。当时我对米勒教授的观点虽然有些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不满，但对他发言的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和雄辩，十分佩服。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

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然后，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德里达的话对于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所有惯于以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米勒在转述德里达的话时，也尽量照顾人们的这种情绪，说得委婉、退让，但他是赞同德里达的，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

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米勒还引用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信息”的话，说如果用德里达的独特方式，这句话就是“媒介的变化会改变信息”，换一个说法即“媒介就是意识形态”。保罗·德曼曾说，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是语言和自然现实的混合体。米勒补充说，创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不仅是语言自身，而且是被这种或那种技术平台所生产、储存、检索、传送所接受到语言或者其他符号。手抄稿和印刷文化是这样，今天的数码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电信技术王国”通过形成和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使得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甚至情书走向终结。

具体地说，譬如，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且越来越迅速，所以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也就是说，“距离”消失或者趋“零距离”了；当今世界自我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且出现多个不同层面的自我——这些就成为情书“走向终结”的一个原因：在电话或者因特网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再也不是原来那个写情书、然后再通过邮局邮寄的那个人；而且直接打电话或用因特网更方便，干吗用文字写情书？

再如，因为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的屏幕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一线相连的主体性的延伸，所以，从笛卡儿一直到胡塞尔的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可能是德里达所说的新的电信时代将会带来哲学的终结的内涵之一。

还有，多媒体的产生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界限日渐消逝，虚虚实实，幻象丛生，精神分析的基础——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而今